

更好地整合科研资源，提高科研效率，推动科研创新——

国外研究型大学系统推进有组织科研

国际观察

黄亚婷 潘仁同

没有组织的科学是没有力量的。1931年，“计划科学”的概念在苏联被首次提出，并在20世纪40年代后期扩散至全球，此后，“大科学体制”逐渐成为一些国家实施重大科学工程的重要举措。如今，以服务国家重大战略需求为导向的有组织科研模式，仍然是全球主要国家加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设、突破关键核心技术瓶颈、提升全球科技竞争力的战略性制度安排。作为基础研究主力军和重大科技创新策源地，研究型大学是开展高水平有组织科研的主要力量。美国、法国、瑞士、英国和澳大利亚等国家的研究型大学，从理念引领、治理架构、跨界链接和评价变革等方面系统推进有组织科研。

国家战略需求激发有组织科研动力

有组织科研作为一种建制化的科技创新范式，是在国家战略需求牵引和经济社会发展驱动的双重作用下，通过整合政府、高校、企业和科研人员等创新主体，构建起来的协同创新体系。这一体系既体现了国家意志对科技发展的战略导向，也反映了科技创新深度融入国家发展全局的时代特征。

法国研究型大学注重围绕国家战略需求、国家和社会面临的主要现实问题开展有组织科研。法国大学的有组织科研从研究院、高校和国家三个层面加以系统实施。如巴黎政治大学的社会不平等问题研究中心，顺应社会发展需要，经历了从社会结构变迁向社会不平等问题的战略转向。在具体实施层面，巴黎政治大学负责引进人才和调配资源，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负责提供制度化、长效化的顶层设计支持。

治理结构转型保障有组织科研运行

研究型大学有组织科研的特征是内部治理的高度“组织化”。遵循大科学研究规律，研究型大学较多采用主任负责制的权力分配模式和扁平的组织管理模式。

美国研究型大学采用主任负责制，实验室主任被赋予双重权力，既掌握学术资源配置、规则制定等学术决策权，又负责人事聘用、薪酬设定等行政事务。这种制度设计有效减少

了外部干预，增强了实验室的自主治理能力，使其能够较快响应科研需求的变化，以保持持续创新的能力。

瑞士研究型大学采用灵活的组织结构，成立国家级和校级研究中心，以研究小组为单位建立结构化体系，创建跨学科联合实验室，聚集不同领域研究人员，整合战略目标并开展科研工作。

法国研究型大学则将扁平化组织结构进一步拓展为平行贯通的学科交叉制度。如巴黎政治大学在协调学科—科研—教学的关系方面进行制度创新，以平行贯通制度实现科研组织与教学组织的分离，从而将科研工作从繁重的教学任务中解放出来，以此强化科研组织的研究型定位。

英国研究型大学系统变革了科研资助评价体系，从科研文化建设、社会影响力提升和成效监测三个方面提升科研资助评价体系的科学性。英国医学研究理事会是英国生物医学研究领域的主要科研资助机构之一，它研制了“科研文化成熟度评价

模型”，以激励科研组织构建有助于战略科技人才成长发展的良好文化。同时，为保证科研组织重视成果质量而非数量，英国医学研究理事会参与开发了结构化的“科研团队社会影响力叙述性模板”，要求科研团队在项目申请过程中提供完善且翔实的描述而非简单的论文发表数量，并施行立项资助后的成效监测和数据公开机制，助力有组织科研的持续改进。

澳大利亚研究型大学建构了“澳大利亚卓越科研评估”与“社会互动和影响力评价”两大评价机制。前者侧重采用量化的方式评估科研成果的学术质量，后者侧重采用质化评估的方式评估高校科研人员的社会互动程度和科研成果转化等表现。澳大利亚采用这种质化与量化相结合的评估机制，试图推动研究型大学有组织科研的创新性发展。

【作者单位系浙江大学教育学院，黄亚婷系该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本文系全国教育科学“十四五”规划2023年度国家一般项目“我国研究型大学有组织科研的实践机制研究”[B1A230174]成果】

【作者单位系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比较教育研究所副所长、副研究员，本文系该院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海外中国国际教育体系建设研究”[GYC2021010]成果】

【作者单位系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比较教育研究所副所长、副研究员，本文系该院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海外中国国际教育体系建设研究”[GYC2021010]成果】

跨界合作网络推动有组织科研协同

重大前沿问题攻关，并非一个学科、一个团队或是一所高校能够单独胜任的，研究型大学有组织科研的意义正在于此——通过打破学科壁垒和组织壁垒，以有组织的形式系统建构跨学科、跨领域、跨行业的无边界合作网络，从而为复杂现实问题的解决提供创新方案。

瑞士研究型大学将学科交叉培育项目作为跨界合作的核心载体，推动自上而下的国家战略与自下而上的跨学科实践深度融合。例如，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发出学科交叉研究倡议，密切加强与洛桑联邦理工学院、苏黎世大学等学校和机构的合作，聚焦数据科学、健康和先进制造领域，打造广泛且紧密联系的跨学科合作网络。

法国研究型大学则形成了独特的校内外合作机制——在校内构建跨学科机构，实现内部紧密合作；在校外完善多学科合作网络，畅通外部合作渠道。如巴黎政治大学校内的3个基于交叉学科组织的科研机构，不仅推动校内的跨学科

科研评价变革助力有组织科研创新

合作，还分别与其他大学的不同机构建立联系，呈现出网状分布式合作特征，有助于减少学科壁垒对不同机构间合作意愿的抑制效应，以实现从单一学科向多学科领域的拓展。

美国研究型大学则力图构建连接国家实验室、学界、产业界的跨界合作网络，通过形成跨越“实验室—企业”边界的科研成果转化区域、跨越“实验室—社会”边界的公共服务区域、跨越“实验室—学界”边界的科研合作区域等，构建多元跨界生态，并以产业链与创业链的双向融合实现跨界生态的利益共享。如麻省理工学院要求其管理的林肯实验室与企业、研究机构等实体机构一同加入“战略合作伙伴项目”并签订战略协议，在实现多学科、多部门跨界联合的基础上，规范、引领资源共享过程，促进主体间形成知识生产和科技成果转化创新的融合体和共生。

【作者单位系浙江大学教育学院，黄亚婷系该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本文系全国教育科学“十四五”规划2023年度国家一般项目“我国研究型大学有组织科研的实践机制研究”[B1A230174]成果】

【作者单位系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比较教育研究所副所长、副研究员，本文系该院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海外中国国际教育体系建设研究”[GYC2021010]成果】

【作者单位系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比较教育研究所副所长、副研究员，本文系该院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海外中国国际教育体系建设研究”[GYC2021010]成果】

【作者单位系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比较教育研究所副所长、副研究员，本文系该院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海外中国国际教育体系建设研究”[GYC2021010]成果】

【作者单位系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比较教育研究所副所长、副研究员，本文系该院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海外中国国际教育体系建设研究”[GYC2021010]成果】

【作者单位系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比较教育研究所副所长、副研究员，本文系该院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海外中国国际教育体系建设研究”[GYC2021010]成果】

【作者单位系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比较教育研究所副所长、副研究员，本文系该院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海外中国国际教育体系建设研究”[GYC2021010]成果】

环球视线

秦琳

《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对“完善教育对外开放战略策略，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重要教育中心”作出部署。海外办学是教育“走出去”的重要形式，除了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出海”，基础教育阶段的海外办学对于提升我国教育国际影响力也具有重要意义。一些发达国家在海外举办基础教育学校已有半个多世纪的历史，形成了多种发展模式，对于我国基础教育“走出去”具有一定的参照意义。

英美以课程和考试拓展国际教育市场

英国和美国是较早系统举办海外学校的国家。目前英国教育标准局为288所学校授予了“英国海外学校”认证，美国国务院海外学校办公室在全球认证了193所“海外美国学校”。除此之外，全世界还有6000多所学校开设美式基础教育课程，开设美式课程和美国大学先修课程（AP）等。这些课程的学习结果被英美和其他主要留学目的国高校认可，这是英美形成庞大国际教育市场并持续扩张的原因。

此外，英美两国还建立了市场化的海外学校推广和服务体系。例如，英国外贸、外交和教育部门都参与到英国国际教育品牌建设和推广工作中，英国主要的考试局和教育评估评价机构针对海外学校提供系统的课程输出、师资培训和办学评估认证服务，其他国家的办学主体可以向这些机构申请开设课程和组织相关考试的资质，购买师资培训服务并申请各类认证。在这种模式下，英美海外学校的办学主体和资金来源已实现本地化，以一种类似“加盟”的方式持续扩展。

【作者单位系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比较教育研究所副所长、副研究员，本文系该院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海外中国国际教育体系建设研究”[GYC2021010]成果】

德法通过海外办学提升文化影响力

德国和法国建立了多层次的海外学校体系。法国海外学校体系包括71所由法国海外教育署直接管理的学校、155所协议学校和295所伙伴学校。德国海外学校体系则包括135所德国海外学校、27所德国窗口学校和1098所德语证书课程学校。

德法两国的海外学校均承担着双重功能，一是为居住在海外的本国适龄学生提供与国内教育体系相衔接的教育服务；二是接收其他国籍的学生并开展德语或法语教学，提升德法教育、文化和语言的国际影响力。两国海外学校均由外交部设立的专门机构统一管理。经费方面，预算部分来自政府拨款，部分依赖学费和其他筹款。师资方面，德法两国均建立了海外学校教师派遣制度，确保海外学校与国内学校保持统一的教学标准，并开展语言文化传播。在教学内容上，德法两国海外学校均参照国内教学大纲开设中小学课程，并组织与国内基本一致的学业考试，学生通过考试后能够获得与国内一致的毕业文凭。同时，两国海外学校也开设了所在国的语言、文化等特色课程，并根据各地学制安排调整教学计划，让学生能够更好地适应和融入当地社区，促进文化交流融合，提升学生国际素养。在质量保障方面，德国海外学校中央办公室制定了“海外学校质量框架”，为所有海外学校确立统一的质量目标、质量要素、质量保障策略和评估程序，并定期组织海外学校督导评估。

德国和法国的海外学校既满足本国海外公民的教育需求，也积极巩固和扩大国家语言、文化的影响力，吸引潜在的留学生和技能人才。获得直接经济收益不是德法两国发展海外学校的主要目标，这是其区别于英美模式之处。

韩国开展海外公民教育以维护民族认同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在经济迅速发展和对外贸易扩大的背景下，韩国也开始在海外举办学校。目前，韩国海外学校体系包括34所海外韩国学校、43所韩国教育院和1462所韩语学校。海外韩国学校是获得韩国教育部认证的全日制学校，为海外韩国公民子女开设与国内一致的中小学课程；韩国教育院则由韩国教育部管理，面向成年人教授韩国语言、历史和文化；韩语学校则主要开展韩语教学。从功能定位看，这些海外教育机构主要面向海外公民和侨民提供国民教育服务，维护民族认同是其主要目标。

《海外国民教育支援法》是韩国建设和发展海外学校的法律依据，这部法律对海外教育机构的类型、功能、管理、课程、师资、资金和办学条件等作出了详细规定。经费方面，韩国海外学校平均30%的办学经费来自政府拨款，大部分依靠学费收入以及企业、商会和同胞团体的捐助，但韩国政府会承担派遣教师和义务教育教科书费用，校舍租赁费用也由政府承担70%。从教育内容看，韩国在海外开设的全日制学校都参照国内中小学教学大纲开设课程，同时根据所在地情况增加本地语言和特色课程。

总之，韩国的海外学校体系较为封闭，既依赖国内资源投入和师资派遣，也依靠所在地韩国商会、企业和侨民社团等提供支持。无论对海外学校的法律界定、支持模式看，还是从其教育内容看，维系海外公民和侨民的民族认同是韩国海外学校发展的主要目标。

【作者单位系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比较教育研究所副所长、副研究员，本文系该院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海外中国国际教育体系建设研究”[GYC2021010]成果】

【作者单位系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比较教育研究所副所长、副研究员，本文系该院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海外中国国际教育体系建设研究”[GYC2021010]成果】

探寻基础教育海外办学国际风向



环球快报

欧盟关注社交媒体对青少年的影响

欧盟委员会联合研究中心近日发布《欧盟青少年社交媒体使用和心理健康》研究报告，分析了欧盟成员国青少年的社交媒体使用状况，并提出了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报告显示，96%的15岁青少年在工作日使用社交媒体，其中80%的青少年同时进行被动使用（如浏览网页）和主动使用（如在线互动）活动；在使用时长方面，每天被动使用和主动使用社交媒体超过3小时的青少年比例分别为37%和26%。

报告对匈牙利、爱尔兰、斯洛文尼亚和西班牙等4个国家的数据进行深入分析，结果显示，出现抑郁情绪和焦虑情绪的15岁青少年比例分别为47%和

53%。与此同时，每天使用社交媒体超过3小时的青少年出现抑郁和焦虑情绪的概率更高。

欧盟委员会联合研究中心强调，需要从多维度进行干预，减轻不当使用社交媒体对青少年心理健康的危害。技术层面，应落实欧盟《数字服务法》，要求社交媒体平台减少成瘾性设计（如无限滚动、点赞等），加强对有害内容的过滤（如网络欺凌）。教育层面，既要推广数字素养教育，培养青少年的时间管理能力和批判性思维，也要针对教师和家长开展培训，提升其对社交媒体风险的认知。社会支持层面，要鼓励青少年参与政策制定，确保政府所采取的措施符合青少年的需求。（李潇）

土耳其推广“我们在图书馆”项目

近日，土耳其教育部、文化和旅游部联合推出“我们在图书馆”项目，旨在提升学生的阅读素养，帮助他们了解所在城市的图书馆资源，并将配备工作坊的图书馆打造为校外学习空间。

土耳其语课程大纲明确指出，强化学生对语言的熟练运用能力，探索土耳其语的丰富性，通过语言学习深化对土耳其文化和价值观的认同。基于此目标，“我们在图书馆”项目聚焦三大方向：

一是通过定期组织图书馆参访活动，增进学生对图书馆运作机制的了解。小学和初中学生将在教师指导下，定期参访文化和旅游部下属的图书馆。参访期间，图书馆工作人员将为学生讲

解机构职能、图书借阅流程和归还规则。二是充分利用图书馆内的工作坊，将其转化为校外实践学习场所。学校可根据教学需求，将部分课程安排在配备工作坊的图书馆内进行，通过实践活动强化学生的知识应用能力。

三是项目依托中央统筹和数字化平台开展。参与项目的学生将统一在土耳其教育部设立的课外活动数字化管理平台“社会实践模块”上注册，这样既能够对项目实施过程进行规范化管理，又能够通过标准化数据采集体系，加强对学生课外实践活动的支持，以构建覆盖活动指导、过程跟踪和成效评估的完整支持体系。（刘苾茵）